

第十五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出 丧

靳 敏

(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4 级)

被病痛折磨了多年的奶奶最终还是走了。父亲通知我回去奔丧。好几年了，我都没有回去过。但是，这次我不得不回去。

我们家亲戚并不多。父亲是独子，没有兄弟姐妹。奶奶倒是有两个哥哥，不过也都在前两年去世了。爷爷那一支，人丁大约也不是很兴旺吧，反正很多年都没有来往过了。但是，奶奶并不冷清，毕竟母亲和爷爷的棺木都和她的在同一天下葬。我们这边，还保留着陪葬的旧习俗。通常是，“女棺随男棺，小棺随大棺”。我对母亲没有什么印象，父亲和奶奶也很少提起。我只知道，我出生那年，母亲难产故去，甚至都没有等到满月酒。不久后，爷爷也离家出走，音讯全无。由于是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母亲的棺木并不能入土，出丧后被安置在地上的一座小小砖墓里。那里三面环山，甚是安静，没什么人打扰。每年，清明祭祀，我都会到那里踏青。

或许是血浓于水吧，虽然我对母亲并没有什么特别印象，甚至我都记得她长得什么样子，但是，我想她一定是抱过我的，一定是亲过我的，也一定是哼着歌儿哄我入睡过的。母亲就像是生命中的过客，除了我，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能接受那个女人。虽然我并不讨厌她。非常简单，我接受不了父亲在母亲去世不到一年就把我扔给奶奶，和那个女人不清不白地住到了一起。甚至，我都怀疑，父亲是否真的爱过母亲。毕竟，他们结婚才一年多，母亲便去世了。然而，每年母亲的忌日，父亲不管多忙，都会一个人亲自回来，而且多数是沉着脸。我是奶奶带大的，和父亲并不怎么亲近。但父亲终究是父亲，还是会顾及我的感受。所以，一直以来，我都不肯松口，始终不肯同意他和那个女人的婚事。毕竟，我想，至少百年之后，父亲是完完全全属于母亲的。当然，这让我们三个的关系非常尴尬，也让夹在中间的父亲非常难做。奶奶还在时，尚且还能稍稍调和下。如今，奶奶撒下我俩走了，我们之间唯一的纽带也断了。

自然，这次回家奔丧，免不了要和那个女人打照面。果然不巧，我刚一进门，就碰上了那个女人。她不是我们家的媳妇，自然是不能披麻戴孝的，只能着素色的寻常衣物。看到我，她便笑盈盈地迎上来，问这问那，还为我准备了孝服，让我尽快换上。我本就懒得同她说话。这次看到三口棺木，想到父亲自作主张，让母亲和爷爷奶奶一起下葬，心中愈发不爽他俩，看那女人也愈发不顺眼。但是，孝服终究还是要穿的。毕竟我们家本就人丁不旺。放眼望过去，黑的、灰的、白的，稀稀拉拉，不像别家，出丧都是白茫茫的一大片。

在我到家前，父亲已经请了主管出丧的阴阳先生看好了风水，选定了墓地。今晚依礼是入殓。在阴阳先生的引领下，父亲和我告别了奶奶，合上了棺木，完成了一整套严肃而又繁琐的丧礼。之后，便是宴请宾客了。父亲和那个女人忙里忙外，刚送走这个亲戚，又接待那个邻居。四桌酒席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有喝酒划圈的，有大吃大喝的，有高谈阔论的，真是好不热闹。甚至连一向不甚放纵的父亲也和一大帮拜把子兄弟，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。这会儿，他大约正醉醺醺的坐在角落里昏昏欲睡。所谓，人走茶凉，纵情酒色便是如此吧。

灵堂守丧，我这个多余的闲人还是知道的。为了方便起见，灵堂就设在离家不远的一大片空地上。远远望过去，幽暗的灯光下，红、蓝、黄三色幕布搭成的丧棚，就像一座小小的宫殿，莫不是阴曹地府？不知是否有孟婆汤，是否有奈何桥。走近了灵堂，火盆里，一层厚厚的灰烬上，星星点点的火光闪烁着，忽明忽暗。供桌上依例摆了三份，八种，二十四碗供品。四四方方的黑幕布遮住了遗像，摆放在供品的正后方。供桌四周堆满了纸糊的冥物，传统的衣服、元宝、马匹自是少不了的，新式的冰箱、轿车和电视机也做了小样被放上来。我抽出三根香火，就着两边的蜡烛点着，放在额前拜了又拜，插到供桌正中央的香炉里。伴着缕缕飘散青烟，我踱到了后堂。阴阳先生还在为第三口棺材上最后一道漆。他一手端酒，一手握笔。噙一口浊酒，均匀地喷洒到棺木上，再拿蘸漆的笔，细细地画上一个“寿”字。见我来了，他微微一笑，“守夜来了？”我点头致意，算是回答。

最怕，空气突然安静。两个互不熟识的人一时都静默无言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便靠着后堂的西南角，坐下来。一时间，我也找不到可以谈论的话题，便随口一说，“您，认识我爷爷吗？”其实，我对答案是不抱有希望的，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也很少有人愿意向我提起。

先生又饮了一口酒，悠悠说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了吧……”

你爷爷出生在抗战胜利那一年，大名鹏举，岳飞的字——这是我在丧礼的悼词上看到的。他父亲黑黑瘦瘦的，家徒四壁，兄弟七个，吃了上顿愁下顿，是出了名的穷户口。但他母亲倒是十里八乡数得上名的美人儿，人人都称她“标致”。村里人都说，当真是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。

据说，那时日本鬼子来扫荡，为了保全乡里人，保长和翻译商量，送给了鬼子四个姑娘。你太奶奶就是其中之一。日本人撤退后，那四个姑娘也被送回了家。不久，你太奶奶就嫁给了你太爷爷。又没过多久，你爷爷就出生了。他那会儿长得呀，可真是俊儿，白白净净的，一双眼睛，黑溜溜的，特别有神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个儿矮。村里人都说，果真还是随了洋鬼子。

渐渐地，说的人多了，大家也就都信了。我们小孩儿也拉帮结派，纷纷孤立他，拿石子扔他，喊他“小杂种”“小鬼子”。慢慢地，“鬼杂种”的名号便传开了。你爷爷也愈发沉默寡言，总是独来独往，很少与其他人打交道。

七七年恢复高考，你爷爷一举考上了省医学院，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大伙都眼红你家，就说，日本人就是不一样哦。

之后，你爷爷从医学院毕业，为了照顾久病卧床的老母亲，主动申请调回乡医院。乡里的领导干部都非常欢迎他，毕竟正儿八经学校毕业的大学生，乡下还没有过咧。你爷爷非常和善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可就是有一点，他特别胆怯，总是不敢动刀。行医十多年，从来没做过一台外科手术。

你是九六年出生的吧。对喽，就是那一年。你父母结婚没多久，你母亲便有了你。那时人们都说，女人生孩子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家里也想着你爷爷是医生，就算有什么意外，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差池，便没有把快要临产的你母亲送到医院。没想到，你母亲当天难产，在你出生不足百日，便去世了。原本热热闹闹的满月酒，忽地就变成了凄凄惨惨的新丧。你母亲年纪轻轻就走了，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大约，你爷爷自感惭愧，对不起你和你母亲。自那开始，他的精神便有些恍惚，坐诊抓药也不时出错。

又过了不久，医院搞改革，推选院长。论资排辈，只有陈医生和你爷爷不相上下，双双成了院长候选人。据说，在最后审核的关键时刻，以陈医生为首的那一派和支持你爷爷的那一派闹得很凶。两派推推搡搡，不知谁喊了一句“日本人生的狗杂种，手术刀都握不住，儿媳妇也给耽误了，真是丢人现眼”。句句剜心。我想，你爷爷……唉！第二天，他就主动放弃了竞选院长的机会。

之后，你爷爷出诊的次数愈发少了，精神也愈发不济，时好时坏，恍恍惚惚。为了治病，你爷爷决定，由你父亲陪他到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。结果，不久，你父亲匆匆地回来，又匆匆地走了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又一个人回来了，而你爷爷打那起，就没了音信。原来，你爷爷半路到了省城，差你父亲回来取钱，他自个儿说在同学家里等你父亲回来。等你父亲再到省城时，你爷爷已经消失了。而那老同学根本就没有见过你爷爷。据说，你父亲把省城找了个遍，也没见到你爷爷。结果，你父亲还是不死心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去了北京。在那里，他又待了半个多月，花光了所有的钱，也还是没有找到。

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说呀，要回来早回来了。大家都说，你爷爷八成是客死异乡了。只有你奶奶和你爸爸坚持相信，你爷爷是离家出走了。兴许有一天，他就回来了呢。盼呀，盼呀，你奶奶都熬没了。这次，你爸爸或许也撑不住，死心了吧，终于下定决心让你奶奶带走你爷爷了。

“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酒也喝完了，寿字也画完了，胡言乱语，罢了，罢了。”

我又接着往火盆里投了些纸钱。火光一闪一闪的，昏黄不定，先生的脸看得并不真切，只闻到浓浓的漆味中散发出淡淡的汾酒的醇香。一阵风猝不及防地吹过来，卷起厚厚的黑黑的灰烬，迷了我的眼，醉了我的心。

第二天是祭奠日。昨日醉了的父亲也醒了大半，只是眼睛还有些红红的，想来是没有睡好吧。他沉着脸，披麻戴孝，捧着奶奶的遗像，绕着灵堂的四周，转了一圈，一圈，又一圈，终于停下来，默默地立在黑乎乎的火盆旁。灵堂安静极了，只有香炉里，香火静静燃烧的丝丝清香味和灰烬悄悄燃尽掉落的细小声。

我跟着父亲，作为仅有的逝者家属，站在供桌的东南方，对前来祭拜的亲朋好友一一致谢。我规规矩矩地在父亲旁站好，向每一位前来致哀的长辈深深地鞠躬。我不敢看父亲的脸，也没有勇气面对他那阴沉沉的目光。我怕他像那些哭丧的女眷一样，轰然倒下，跪地不起，嚎啕大哭。所以，我只能悄悄地，向着父亲的手，慢慢地，靠近。刚触到父亲的手背，一片水湿冰凉。我顿了顿，穿过父亲的拇指，紧紧地握住如山般的父亲的手，突然，泪如雨下。